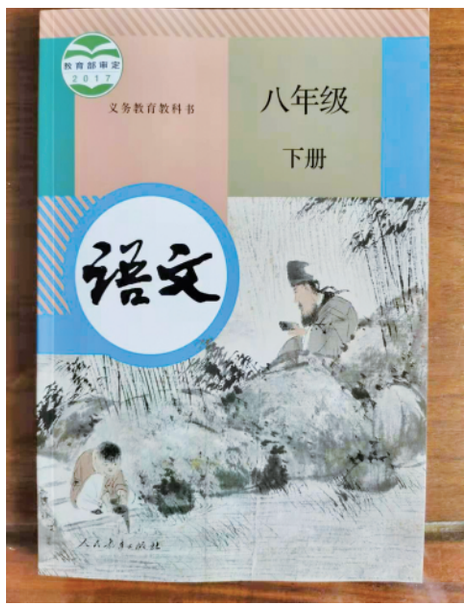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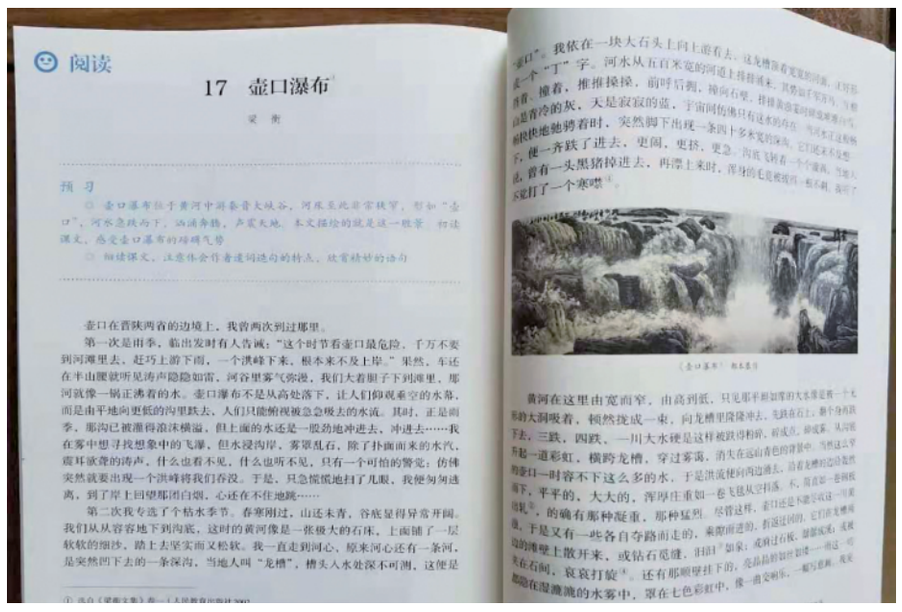
百家谈

万里黄河一壶酒

课文忆写之六：《壶口瀑布》

梁衡





《壶口瀑布》是我在记者任上写的最后一篇散文。1987年我正在黄河壶口采访，接到北京来的电话，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，要我立即回京，从此结束了我13年的驻站记者生涯。人的一生总有几个驿站，几个起止点。对我来说壶口这个地方算一个。

黄河与我有特殊的缘分。我小学、中学阶段是在黄河的支流汾河边成长的。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在内蒙古黄河边的临河县(现属巴彦淖尔市临河区)，只听这个名字，就知道离黄河有多么近了。这里是河套平原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为什么称黄河是母亲河。河套地区为黄河的中上游，它自青海发源，冲过甘肃、宁夏的峡谷后进入内蒙古平坦地带，渐渐冲击出一个八百里平原。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的灾害大都在下游的河南、山东，而上中游的河套则是富得流油。所以有一句话“黄河百害唯富一套”。在这里你真正感觉到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。

头一年先在农村劳动，有一项农活就是淌黄河水浇地。仲夏的后半夜，万籁俱静，月光如水，你蹲在田头能听到玉米喝着黄河水，噼噼啪啪拔节的响声。因为有自流灌溉，这里的小麦特别好，产品是有名的河套雪花粉；瓜果特别甜，是有名的河套蜜瓜；又产一种“糜子米”，比小米大，比大米小，是当地的主食，也是草原牧民制作“炒米”的主要原料。黄河里产鲤鱼，当地人形容最好的美食是“新碾的糜子开河的鱼”。黄河水从西边进来把这片土地滋润一遍后再从东边流出去，形成一个大湖乌梁素海。在湖上行船，有时鱼会自动跳到船里。这就是黄河，以她丰富的资源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先民。历史上的“走西口”，就是指周边穷困省区的人往这里走，干什么？来投靠黄河讨生活。温柔、敦厚、富饶是我对黄河的第一印象。

第二年到县委工作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到黄河边带领民工防“凌汛”。凌，是指冰凌，大冰块。沉睡一冬的黄河解冻了，河上漂浮而下的冰块浩浩荡荡，如出海的舰队。但一时不畅就会塞堵成冰凌大坝，决堤泛滥。这是只有在北方的黄河才有的一种特殊灾害。火山爆发是一股炽热的岩浆流冲向田野；而凌汛期的黄河决口则是一股冰块流冲向田野。民工说前一年一次泛滥，直到割麦子时冰凌还没化完。可以想见它的野性，它的威力。我在一篇文章里记录过这次防凌汛的情景：“终于有一天早晨，当我爬上河堤时，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，浩浩荡荡，从天际涌来，犹如一只出海的舰队。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，银光闪闪，冰块互相撞击着，发出隆隆的响声，碎冰和着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，开河了！一架值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，轻轻地掠过河面。”这时的黄河无比威严、壮阔，我一下想起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当时就有一种创作的冲动，但是写不出来。

后来我当了记者沿黄河上下采访，黄河不同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反复出现，一遍遍地打印、叠加、发酵。我到过青、甘、川交界处的黄河第一湾，晨曦中它蜿蜒西来，刺破莽原，亮晶晶的像一道划过时空的闪电，是一股力量的源泉。当时还写了一首诗：“九曲黄河第一湾，长河落日此处圆。从来豪气看西北，一泻千里下东南。”1983年我到甘肃采访刘家峡水库，这是黄河上游的第一阶梯水库。让人吃惊的是这里的水一点也不黄，你会怀疑是在梦里，或者在杭州西湖里，眼前只有一个绿。当时我写了一篇《刘家峡绿波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

“水面是极广的。向前，看不到她的源头，向后，望不尽她的去处。我挺身船头，真不知该作怎样的遐想……整个水面只有些微的波，像一面正在晃动的镜子，又像一块正在抖动的绿绸，没有浪的花、涛的声。船头上那白色的浪点刚被激起，便又倏地落入水中，融进绿波；船尾那条深深的水沟，刚被犁开，随即又悄然拢合，平滑无痕。好固执的绿啊。我疑这水确是与别处不同的，好像更稠一些，分子结构更紧一些，要不怎会有这样的性格？”这时的黄河变身为一座绿色的湖。郭沫若拿它与新安江水库比：“成绩辉煌，叹人力真伟大。回忆处，新安鸭绿，都成次亚。”新安，就是现在浙江的千岛湖。

从青藏高原出发的黄河为什么逐渐变黄了呢？她在做着伟大的造地运动，向我们民族注入资源和财富。我到开封，发现黄河在这里是一条悬河，河面比城墙还要高。到山东黄河出海口，能明显地看到一块新陆地在一点一点地向海洋里生长去。这些泥沙都是黄河从上游搬运来的。它每年要带来16亿吨泥沙，在入海口新造30平方公里的土地。黄河千年流淌，这样默默地聚沙为原，该有多大的毅力啊。

黄河历史上曾有无数次小的和六次大的决口改道，可以说半个中国的地貌是黄河造出来的，一半的物产与黄河有关。沿晋陕峡谷的黄河两岸都产红枣，老乡说，枣树听不见黄河的水声就不结枣了。而河南、山东盛产花生、棉花、蚕桑，这都是因为黄河造就的冲积平原。黄河为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了光。

1993年，距我第一次接触黄河已过去23年；距我最后一次告别壶口也过去16年。就像一壶老酒一样，黄河的滋味在我心里愈来愈醇厚、绵长，终于压抑不住心里的激动想写一点东西。但一条万里之长的古老大河，截取哪一段最能表现出它的雄壮、美丽又能表达我内心的激动呢？

想来想去，只有壶口。这里的地形像一个水壶之口，黄河从晋陕峡谷中冲出，本是如脱缰野马在宽阔的河床上任性驰骋，突然跌入这把大壶口中，它在这里收紧、跌碎、打旋、激突、冲锋，变成雾、化成雨、聚成潭，又再变回河流状奔腾而去。它像一个壮士，在风尘仆仆的途中痛饮一碗烈酒，浇心中的块垒，扫除浑身的疲劳。观者至此无不被它的豪情感染，心中为之一振。每一个中国人只要到壶口的黄河岸上一站，都能油然而生民族的自豪感。难怪我们的人民币上印着壶口河涛奔涌的图案。我终于写了一篇《壶口瀑布》发表在1993年8月23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后被收录在高等教育出版社(2000年)、上海教育出版社(2011年)、人民教育出版社(2014年)等几个版本的初中语文课本上。这篇文章是我心中黄河的缩影，也是我对黄河精神的理解。

2018年全国教材重新统编后我的《晋祠》退役，这篇仍保留下来使用至今。仍然是写水，但由泉水变成了河水，而且是母亲河——黄河。

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

延安精神赋

韩邦亭

观夫至高者苍旻，至厚者黄土。可歌兮沐雨栉风，可贵兮同甘共苦。心涤延水，本为一座小城；梦枕塔山，化作千秋宝库。当时指挥之枢纽，信念弥坚；战略之后方，精神更富。向贫瘠之土地撷英，同丰满之灵魂起舞。党怀传家宝，故能坚若磐石；民有指南针，是以奋其勇武。

空谈本误，实践必明。解放思想为石础，实事求是为准绳。教条堪怪，可笑者削足适履；经验岂神？大非者对纸谈兵。当时“神仙”着西装而现，马列穿土布而兴。欧陆箭镞，射中国革命之的；延安窑洞，照大众前途之灯。贵乎创新为本，真理为宗。学马克思，抱雄哲而覃奥；促中国化，迎理论之飞升。播火种而前途朗，咬菜根而伟著成。三反开风气而新，惩前毖后之业；两文重事实为据，治病救人之功。六中定中华命运，七大攀思想高峰。试看万佛洞中，组织至上；清凉山上，民主为旌。何其壮也！

最是惟谨惟勤，牵挂闾阎疾苦；全心全意，善听群众心声。以连万户，以重双拥。只见公仆，抒情怀而毕力；未知官势，倡平等以成风。稼穑为生存之保障，人民是真正之英雄。时有巨人，闲唠家常而鼓劲；俱尊泥手，监督政府而非空。岂止经纶？知领袖拓荒之力；不独叱咤，看伟人纺线之工。张思德坚守平凡，为党甘于奉献；解读伟大，为民勇于牺牲。女县长名高安塞，王善人德重陇东。田舍将军，与民记功而款款；秀才部长，为民谋利而铮铮。贫弱中赢得马壮兵强，指麾处笑看地裂山崩。故谓江山就是人民，真情溢海；人民就是江山，壮语由衷。

夫以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忆昔跋涉而来，坚强如旧。野菜之苦涩而充饥，风雨其飘摇而浸透。故觉开胃者辣椒，生香者黄豆。于是南泥湾里，改旧模样以丰饶；大生产中，画好江南于锦绣。且看战线恢宏，劳模奔走。千百苦干之身，一双勤学之手。皆称典范，名标时代以忠诚；永葆廉洁，心铸精魂而抖擞。至于身融抗大，牢记我责；训刻八言，岂甘人后？怀崇高之理想，受业于途；忘生存之艰难，积功在久。敬五老其长青，读三篇而不朽。

于时久醉秦腔，可敬延安同志；飞奔陕地，同尊异域华佗。此为原生态之地，谁唱信天游之歌？问计问需时，迎千家笑脸；劳心劳力处，看四野嘉禾。对群众永怀体恤，对困难绝不退缩。调研乃求是之基，不离规律；奉献乃利群之业，不忘任责。故能替党而分忧，心中宝塔；训型而引路，歌里延河。白求恩身怀妙法，奔赴中国。于事毫无私念，于公堪负重托。展情怀之炽热，崇术业之卓绝。效率视如生命，扬国际精神其大美；伤员胜似亲人，倡医学伦理以明德。洵可敬也！

懋哉！红星照耀，刺破尘霾；赤县恢弘，迎来盛岁。当年好把式，永怀黄土养我之恩；此地梁家河，长记知青话别之泪。信仰之坚贞，目光之深邃。看荒原千里，擎起民族未来；窑洞数间，凝成政治堡垒。连地球之红飘带，嘉岭弥高；描大地之绿衣裳，枣园更美。守党性以为根，重民心而可贵。汲取延安精神之钙，有害必蠲；充实华夏力量之源，无敌不溃！脱贫之号角定音，战疫之胸怀无畏。试看九天船舞，圆中国梦必在协心；四海舰游，成共同体更需联袂！

《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》编辑委员会供稿

夏日的蔷薇

宋扶日

蔷薇，带有天然的唯美意趣，它们层层叠叠、丛丛簇簇，含藏着兼具芬芳与微苦的气息，并在初夏的空气中，编织出明灭不定的图景。

我以前在英国留学时，经常见到这种花卉。尽管，在英式花园中，有数不尽的各色植物，也有很多与其同属一个“家族”的花卉，如月季与玫瑰，但我却感觉，蔷薇总是能够在繁密的花丛中脱颖而出，它们纯挚的“野趣”与“精神气质”，总是能牵引住我的目光。尤其是那些与英式红砖建筑或中世纪教堂相互映衬的蔷薇，抑或是与古典吉他或者竖琴的旋律相伴的蔷薇，更具有一种独特的画境。

在夜晚的环境中，这种花卉，特别拥有一种能够将现实变幻为朦胧梦境的“超能力”，它们像是在不断散发出“超现实”的讯息。记得在去年一个初夏的晚上，我在青岛散步，偶然见到了摇曳在风中的朵朵蔷薇，有的散落在礁石缝隙间，有的悬挂在欧陆建筑的外墙上，它们在我的目光中，温柔地渲染出轻盈的“云翳”。

时有几片花瓣，宛若梦境的碎片，散落四隅，自由位移，与海上升起的月色，共同描绘着迷蒙的景象。同时，几许萦绕着咸湿质感的隐香，也在花枝之间，萧萧游动，似乎是渗露出了某种“恋恋逝风”般的节律与情思。它们装点着青岛的夜色，塑造出了一种“恍如隔世”的感觉。

很多朋友同我说过，蔷薇与拥有欧陆氛围的城市，特别相配，它是一种异域感强烈的花朵。因而，遍地都是欧陆建筑的青岛，十分适合种植蔷薇，这种植物与这座城的气质，颇为契合。然而，蔷薇在古中国的时空中，也曾留下过明丽的姿影，只是相对而言，我们或许不太熟知。

我国古代的许多文士、学者，都记述过它。现在我仍然记得，小时候曾读过一首南朝梁简文帝的《咏蔷薇》诗：“燕来枝益软，风飘花转光。氤氲不肯去，还来阶上香。”以及宋代秦观的《春日》：“一夕轻雷落万丝，霁光浮瓦碧参差。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前者将蔷薇的馨香进行了深情描绘，后者则是将蔷薇柔弱轻软、依墙而生的情状进行了细致描摹。两首诗歌，分别将它的风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咏叹。

蔷薇除了具备极佳的观赏特性，还另有不少实用性质。许多古代佳丽都使用过以蔷薇为原料的香水“蔷薇露”，这是一种带有些许西域风情的、使用蒸馏技术制作而成的香水，它的功效，与现今的“玫瑰精油”有几分相似之处。

唐代笔记《妆楼记》中指出，将它喷洒于衣物上，那种清新怡人的香气，可以存留很久，而且衣服就算是穿旧了，这种香气还是会停留其中，不会消失。唐代以后，历代闺中佳丽，很多都有使用“蔷薇露”熏衣物的习惯。

到了清代，蔷薇更是被充分开发利用。根据清代古籍《花镜》的记载，只要将一滴蔷薇露滴入一盆水中，它就会令“满盆皆香”，用这样的水洁面、洗手，是那时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片段。而且，这种花露，还普遍被女性们用来护理头发，它能够有效地令头发保持亮泽。也有人会将这种花，同铅粉一并置入器皿之中，慢火熏蒸，用于美白。

古人善于将自然物灵活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，其精致的仪式感，繁密的人文情韵，耐人回味；古人既能够充分利用自然的恩赐，又能令其性质保持纯真天然，这样的“发明创造”，往往令今人无限神往……

蔷薇露，不仅与美妆有关，在宋代还有另一所指，就是美酒。这款酒的色泽宛若蔷薇，其香气也能令人联想到此种花卉。它在当时是宫中御酒，仅有极少数人才可以享用。宋高宗时期的重臣周麟之，曾品饮过皇帝赏赐的“蔷薇露”酒，还写诗盛赞此酒——“君不见白玉壶中琼液白，避暑一杯冰雪敌。只今名冠万钱厨，此法妙绝天下无。又不见九重春色蔷薇露，君王自酌觞金母……”

蔷薇做的酒，如此令人回味，用它做的花茶，也同样甘醇无比，且从清朝时就开始盛行。此外，蔷薇还可以做成糖、酱以及调料……它的姿颜，渗透在各种肴馔之中，并将食物的境界，于无声中深层升华。

摇曳在夏日光影中的蔷薇，既穿梭在现代社会的都市与田园之中，也游曳于古人的生活点滴之间，它们拥有无尽幻变的姿颜，丰富的可解读空间。这种自然清新的花，不仅可用来愉目怡情、装扮修饰、装点饮馔，更拥有某种潜在疗愈功能，它们能够从身体潜入心灵，全方位地为人们带来真切的欢愉。

无论是观赏还是使用，蔷薇的碎影，总是会在我的思绪中蔓延。

第一本书

肖复兴

书话

这第一本书，不是我的，是我的编辑邱方出的第一本书。

前两天到广州，正好赶上邱方的新书《花有信，等风来——我的二十四番花信风》的首发式。主持人知道我和邱方之间长达几十年作者编者的关系，问我读了这本书，哪些地方打动了我？我告诉她，打动我的有三点：第一点，这本书主要是写花画花，纸上开花，字间栖鸦，可以看出她对大自然的感情；第二点，她打破了花的世界和自己情感的世界之间的界限，使之交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让花的世界变成了丰富的情感世界；第三点，写花，画花，是她从小的梦想，她心无旁骛，专心一意，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，不容易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。

活动结束后，漫步在广州5月浓郁的夜色中，环市东路两旁的腊肠花，在街灯的辉映下，明黄鲜艳，一串串，犹如盛放后垂挂在夜空中不灭的烟花。这是邱方本书中写过的花。每天，她就是从这条路到出版社上下班，她也是在这条路上不停地拍三角梅、玉兰花、黄花风铃木，也不停地拍春天风雨中的落叶漫天……即使马路中间落叶萧萧，被车轮带起，她也觉得漂亮得像一群群枯叶蝶翩翩起舞。在她的眼睛里，“这是环市东路春天最壮观的景色。”她就是这样一年四季每一天每一天，从这里走过，拍下鲜花和落叶，然后静静地为它们写下绵软的文字，画出她钟爱的水彩画。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娇小瘦弱的姑娘，在这条广州普通的路上，渐渐地走成了一个退休的老人家。

花的美丽，和人性中的丑陋；花的脆弱，和人的柔韧；花的一刻绚烂，与人生命漫长的苦痛；两相对比都是带有命定般悲剧意味的。邱方的文字中，更多是悲剧意味中情感的绵长与蕴藉。或者可以说，以情感的世界观照花的世界，对抗悲剧的意味，渗透着卑微渺小却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样的人生价值，可以慰藉我们自己，安放我们自己情感的一方天地。在她的水彩画中，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意思，笔触细致清瘦而带有一丝小心，色彩淡雅朦胧而略显几分忧郁。雪泥鸿爪，皆是心迹；落花流水，蔚为文章。不饥不寒万事足，有文有画一生闲，构成了她编辑生涯特别是退休生活的图景和愿景。

不知为什么，想到这时候，我的心里忽然感动起来。我忽然想起刚才邱方新书发布会上对主持人讲的话，竟然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——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啊。我不仅替她高兴，而且，非常感慨。感慨的原因，这是她的第一本书。作为编辑，她仅仅为我就已经编辑出版过十几本书，为他人更不知编辑出版过多少本书。我曾经问她有没有统计过到底编辑过多少本书？她摇摇头，记不起来了。她的编辑工作是出色的，有目共睹的，曾经被评为出版界的全国劳动模范。但是，这却是她的第一本书，出版在她退休之后。而惭愧的我，在她的手上出版了这么多书，两相对比，竟然是那么的不成比例。“书中固多味，身外尽浮名。”我只能颇多感慨地想起了放翁的这句诗，说她最合适。

作为作者，离不开编辑，作者和编辑是鱼水关系，亦师亦友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编辑是作者背后的推手，一般读者看到的是文章或书籍上作者的名字，编辑隐在后面，像风，看不见，却吹拂着作者前行。写作几十年，负责我的稿子的责任编辑有很多，有不少从当初年轻到如今退休，他们都令我难以忘怀和感慨。邱方是其中之一。

我认识邱方时，我们都还算年轻，各自孩子还都很小。一晃，流年暗换之中，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我和邱方也都相继退休。连接起几十年漫长岁月的，除了绵长的回忆，再有便是她作为责任编辑，编辑出版过的我的十几本书。这些书中，有我的生活和情感，也有她的生活和情感，这十几本书——如今，又多了邱方的这本新书让逝去的日子一下子看得见，摸得着，而并非往事如烟，飘逝殆尽。

记得前辈作家叶圣陶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提倡并鼓励编辑自己写作。叶圣陶先生自己是编辑，也是作家。编辑和作家，两者如水相通，相互滋润，好的编辑，也是好的作家，不乏其人。邱方做了一辈子的编辑，她并不比我写得差，在她退休之后，才得以出版她的第一本书。她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，都放在他人的身上和书里。可以说，这本新书是她作为编辑的延长线，是她童年梦想的一次绽放。这两者对于邱方的意义，都如同水墨晕染开来，漫延纸外。

邱方的这本新书专事写花画花。这是她一辈子所好。记得读大学的青春时节，她晚上专门挑白兰花旁边的教室自习，为的是闻那花香，多少有些小资。如今，为等一朵花落，她连续两个黄昏跑到过街天桥上探访。为拍摄蜜蜂停留在花上的照片，她会耐心盯守，哪怕累得眼花腰酸腿抖直喘气。七夕时，在路上看到快递小哥的车后面都有一束束玫瑰，她也会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机追着车拍照……却已不是小资，而是地道的“花痴”了。

对一件事物的痴情厮守，是一个人内心的一种定力所致。乱花可以迷眼，也可以是情感的密码多棱镜，和人起伏跌宕的内心互为镜像。在这样人花一体的交流与交融中，超越现实世界而进入心灵与精神的另一番天地，在对比我们身处的这个差强人意的世界里，花不仅成为她的一种依靠，而且带给她，也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寄托。所谓“花痴”，花是她的化身，她是花的倒影。因此，能够写成这本书，出版这本书，是她非常大的期望。因为这里聚焦着她写花与画花多年的积累和努力。写作对于我犹如天女散花，而对于她却是毕其功于一役。所以，我说，第一本书，对于她是多么的重要。

世上爱花的人很多。但是，爱花又写花，或者爱花又画花的人不多。前者，我所知道，在我国，晚清北京有蔡省吾，自称“闲园菊农”，爱花且种花，写有《燕城花木志》；现代苏州有周瘦鹃，一样爱花且种花，写有《花花草草》多种书籍。后者，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有木刻家刘岘，专门为《百花齐放》一书所作各种花卉插图101幅黑白木刻画。19世纪法国有画家约瑟夫·雷杜德，一辈子专事画花，画有多达1800种花2100余幅画作。爱花写花画花，能够将这样三者完美结合起来的人，就更是少之又少。浅陋的我只知道日本的安野光雅。

如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爱花写花画花集于一身者，又多了一人，邱方便是。在她所著的这本书中，为爱花者展开一个多姿多彩的花的世界，同时也展现她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这本书在她供事的“娘家”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，也是给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老编辑以慰藉，并未人走茶凉，正是风来花开。